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

藏书大系

上

广来整理

绿牡丹

清·二如亭主人/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大系 藏書



藏書

卷之三



海外藏书大系

綠牡丹（上）

〔清〕二如亭主人
廣來編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娜 拉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海外藏书大系》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 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50×1168 1/32
印 张 178
字 数 3200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(套)
书 号 ISBN7—204—05482—2/I·983
定 价 720 元 (全 24 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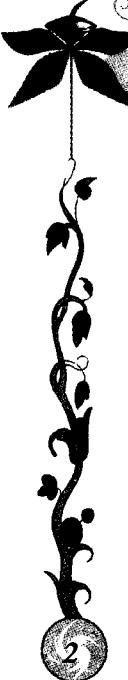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

目 录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| (1) |
| 第二回 |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| (10) |
| 第三回 | 骆宏勋命余千硬夺把戏 | (18) |
| 第四回 |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| (26) |
| 第五回 | 亲母女王宅显勇 | (33) |
| 第六回 | 世弟兄西门解围 | (42) |
| 第七回 | 奸兄为嫡妹牵马 | (51) |
| 第八回 | 义仆代主友捉奸 | (57) |
| 第九回 | 贺氏女戏叔书斋 | (63) |
| 第十回 | 骆夫人缚子跪门 | (70) |
| 第十一回 | 骆宏勋扶榇回维扬 | (77) |
| 第十二回 |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| (84) |
| 第十三回 |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| (91) |
| 第十四回 |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| (98) |
| 第五回 |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| (106) |
| 第十六回 |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| (114) |
| 第十七回 |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| (122) |



目 录

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回 | 余千因逞胜履险登高 | | (130) |
| 第十九回 | 十字街前父跑马 | | (136) |
| 第二十回 | 四望亭上女捉猴 | | (142) |
| 第二十一回 |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婿 | | (148) |
| 第二十二回 |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| | (157) |
| 第二十三回 |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| | (166) |
| 第二十四回 | 酒醉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| | (174) |
| 第二十五回 | 书房比武逐义士 | | (182) |
| 第二十六回 | 空山步月遇圣僧 | | (188) |
| 第二十七回 | 鲍自安寻友三官殿 | | (195) |
| 第二十八回 | 花振芳觅婿龙潭庄 | | (201) |
| 第二十九回 | 骆宏勋私第救孀妇 | | (208) |
| 第三十回 | 濮天鹏法堂闹问官 | | (214) |

绿牡丹

第一回

骆游击定兴县赴任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郊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，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，皆乐生于有道之朝，恶生于无道之国。何也？国家有道，所用者忠良之辈，所远者奸佞之徒，英雄得展其志，庸愚安乐于野；若逢无道之君，亲谗佞而疏良干，近小人而远君子，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，隐姓埋名，自然气短，即庸辈之流，行止听诏于人，朝更夕改，亦不得乐业。正所谓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离人。今闻一件故事，亦是谗佞得意，权得国柄；豪杰丧志，流落江湖，与这首《西江月》相合。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？看官莫要着急，等我慢慢写将出来。



海外藏书大系

却说大唐高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，不过十几岁，不能理朝政，皇后武氏代掌朝纲，名号则王。生得极其俊秀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甚是聪明，多有才干，凡事到案前，不待思索，即能判断。他是上界雌龙降生，该有四十余年天下，纷纷扰乱大唐纲纪。只有一件不大长俊：淫心过重，倍于常人，一朝若无男子相陪，则夜不成寐。自高宗驾崩，朝朝登殿理事，日与群臣相聚，遂私通于张天佐、张天佑、薛敖曹等一班奸党。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，后来情浓意挚，竟连夜留在宫中。常言道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朝内文武官员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晓？但此事关系甚大，无人敢言，武后存之于心，难免自愧。只是太子一十二岁，颇晓人事，倘被知道，日后长成，母子之间难与相见。遂与张天佐等商议，竟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，不召不许入朝。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，天佑为右相之职。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，张天佐等常怀恐惧。适因薛刚惹出祸来，遂暗地用力，将薛家满门处斩，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、子薛魁、侄薛勇，兄弟叔侄四人，奔至山林。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，及回国之日，封薛刚大元帅，薛勇正先锋，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，字是腾云，英雄盖世，武艺精强，由武进士出身，初任定兴县游击之



绿牡丹

职，携妻带子，同往定兴县上任。老爷老妇年将四旬，只生一位公子。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，方面大耳，极其魁梧，又且秉性聪明，臂力过人，老爷夫妇爱如珍宝，取名宾侯，字宏勋。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，姓余名千，父母双亡，亦随老爷在任上，与公子同庚，也是一十三岁。老爷念他父母素昔勤劳，只生了一个娃子，倒甚爱惜他。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极有勇力，性情好动不好静。闻得谈文论诗，他便愁眉蹙额；听说抡枪弄棒，他就侧耳窃听。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，每与大人赌胜，往往倒输与他。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多胳膊的余千”。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，闲叫他二人习些枪棒。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虽分系主仆，情同骨肉。老爷到任之后，少不得操演兵马，防守城池。武职之中，除演兵之外，别无他事，倒也清闲。这老爷声名著外，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。

今有一人，系本县富户，姓任名正千，字威远。其人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恶。十四岁上父母双亡，上无兄弟，下无姐妹，幸得个老家人主持家业，请师教小主人念书。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，抡剑顽刀，文章亦是不大留心，各处访师投友，习学武艺。及至二十余岁间，稍长胡须，其色红赤，竟是个黑面红须。其相之

恶，正过尉迟公几分，故此呼之“赛尉迟”。因他相貌异怪，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。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，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，所以二十余岁，尚是只身独自。日间与人讲拳论棒，甚是有兴；夜来孤身自眠，未免有些寂寞。正是：

饱暖思淫欲，饥寒生盗心。

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，向那烟花巷内走动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，遂与他有缘。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，其心甚喜，加倍温存。任大爷实难舍割，遂不惜三百金之费，在老鸨手内赎出，接在家内为妻。那贺氏生性伶俐，持家无事。不料他有个嫡亲哥哥，贺氏在院内之时，他亦住在院中，端茶送酒，及贺氏从良任门，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，说他极有机变，干事能巧。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说道：“我家事务不少，既是令兄有才，请来我家管分闲事。一则令兄有以糊口，二则兄妹得以长聚，岂不两便？”贺氏闻言，恩谢大爷之情，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。

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？其人名世赖，字国益，生得五短身材，极有机变。正是：

无笑不开口，非谗不尽言。

见人不笑不说话，只好财钱，善于取财。若逢有

绿牡丹

钱之事，人不能取，他偏能生法取来。就受些须羞辱，只要有钱，他总不以为耻。他一入任大爷之门，小心谨慎，诸事和气，任府上下，无有一人不喜他，任大爷也甚喜欢。过了年余，任大爷性格脾气，他都晓得了。逢任大爷不在家时，他瞒了妹子走出，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。从来说赌帐神仙输，那个赢的？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，尽皆输尽。后来在妹子跟前，只说买鞋子袜子、做衣服无有钱钞，告借些须。贺氏看兄妹之情，不好相阻。逢借之时，或一两或八钱与他。那贺世赖小运不通，赌十场输八场，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，也不济事，况又不好今日借了，明日又借。外边欠帐要还，家内又不便去借，出于无奈，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，趁人静迹绝，每每藏在袖内，拿出变卖还人。任正千乃是财主，些须之物，那里检点？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，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，小件东西不能济事。且是常拿惯了，胆便比从前大些。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，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，约重三十余斤，被他看见，心中暗想：“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，趁此无人，不免拿去，权卖便了。”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，往外便走。合当有事，将至二门，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，问道：“舅爷拿火盆做甚么？”贺世赖一见，脸有愧色，连忙回道：

“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，故此拿去，命匠人修整，预为冬日应用。”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扭捏，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，见四只脚皆全，并无坏处，心中大起猜疑，即刻到客厅书房查点别物，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。任大爷心急如火，那里容纳得住，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，骂道：“无品行，不长俊！我以亲情相待，各事相托，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体。若不看你妹子分上，该送官究治！你今作速离我之门，永不许再到我家。”说罢，怒狠狠往后去了，见了贺氏，将此事说了一遍。贺氏闻言，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，但听他自作吃活，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，说道：“他自不长俊，敢怨谁来？”口中虽是如此答话，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。

由此，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。从来老羞便成怒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与你有郎舅之分，就是所做不是，你也该原谅些须，与人留个体面，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，就如此羞辱于我？”暗恨道：“任正千、任正千呵，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，贺世赖永无发达便了；倘有一日侥幸，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时稍使计谋，不叫你倾家败业，誓不为人！”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任大爷素仰骆老爷之名，就拜在门下执贽受业。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，声音宏亮，知他后来必有大用。又兼任大爷纯心习学，从不懈怠，骆老爷甚是

绿牡丹

欢喜，以为得意门生。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，只取中两个门生。向日到任之时，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琏，字白商，惯使一支钢鞭，人都呼他“金鞭胡琏”，曾来广陵扬州，拜在门下，习学武艺，一连三载，拳棒精通，拜辞回去。老爷甚是爱他，时常念及。今日又逢任大爷，师生相投，更加欢悦。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，往往终日不回，食则与骆宏勋同桌，余千在旁伺候，安寝与公子同榻。二人情投意合，虽系世兄世弟，而情不异同胞。

老爷一任九年，年交五十，忽染大病，卧床不起。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，进侍汤药。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危急，亦不回宅，同骆公子调治汤药，曲尽孝弟之心。谁知老爷一病不起，服药无效，祈神不灵。正是：

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

老爷病了半月有余，那夜三更时分，风火一动，呜呼哀哉！夫人、公子哀痛不已，不必深言。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椁，将老爷收殓起来，停柩于中堂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，遂备祭礼，拜祭老爷，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。三日之后，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，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，自不必言。正是：
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转少年。

倏尔之间，堪堪七终。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

已经辞朝，即日到任。夫人与公子计议：“新官到任，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。据我之意，不若择日起柩回南，省得又迁公馆，多了一番经营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之意甚是。但新官到任时，催迫我们回南，其奈路途遥远，非可朝发而夕至；就是起柩，未免仓卒慌速。依孩儿想来，还是暂借民宅居住，将诸事完备齐全，再择日期起柩，方无贻误失错之事，请母亲上裁。”母子计议之时，任大爷亦在其旁，乃接口道：“世弟之言极是。师母大人不必着急，门生舍下空房甚多，即请师母、世弟将师尊是柩迁至舍下外宅停外，慢慢回南未为迟也。不知师母、世弟意下如何？”夫人、公子称谢，说道：“多承厚意，甚得其便。但恐造府，未免动烦贤契，于心不安，如何是好？”任大爷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！蒙师受业，未报万一。师尊乘鹤仙游，门生之心抱歉之至。今师母驾迁舍下，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，师母之前微尽孝意，此门生之素志也，不必狐疑。”夫人、公子谢过。任大爷遂告辞还家，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，另外开一大门，好进老爷的灵柩——从前门走不便。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。

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。且说骆公子家中，将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台，亦令人往任大爷家搬运。不止一日，东西尽已运完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全家人口，俱迁



绿 牡 丹

移过来。老爷灵柩进宅之后，仍将新开之门垒塞，骆公子出入，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。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，宏勋拜见世嫂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，又备筵席款待太太、公子。以后日食，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，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。且喜骆家并无多人，止有太太、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。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，食则同桌，行则同伴，至晚安寝，亦是同榻。朝夕不离，真如同胞兄弟一般，从无彼此之分。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，三餐茶饭，全不懈怠。太太、公子每欲告辞回南，任大爷谆谆款留，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，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。

那年春季三月，桃花开放之期，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，有一所地名曰“桃花坞”，其地多种桃花。每年二三月间，桃花茂盛，土人君子、老少妇女提瓶抬盒，携酒带肴，络绎来此看桃花。任大爷值此春光明媚，不觉春情荡漾，吩咐家人置备酒肴，盒瓶盛往，遂请公子游玩，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。于是两轿两马，带着余千，同往桃花坞而来。骆宏勋马到其间，抬头一看，真乃好所在，话不虚传。怎见得好景致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

王公子桃花坞游春

众人观望了一番，遂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，将盒担挑进。且喜内中桌椅现成，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，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，家人在旁斟酒。看官，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？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之胜地，凡到春来，不断游人。也有邻近的，搬运桌椅容易，若远处来的，只能提壶携盒，不能携带桌椅了。就有这好利之人，买些木料，做些桌椅，逢桃花将放之时、士人游动之际，预先点些闹地，把桌椅摆设其间，凭那远方游人把钱。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，桌椅所以现成。因骆太太、贺氏大娘在内，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，包了这个亭子，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。这也不谈。

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，饮过数巡，肴举数

绿牡丹

箸，正在畅饮，忽听得大路上锣声响亮。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，往那路上看望。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，俱是山东妆扮，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。老的约有六十内外年纪，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，俱是老蓝布褂子。惟有那少年的女子穿了条绿绸裤子、鱼肚白绫袜套、大红缎子花鞋，却不穿裙子。内中一个老人，手提大锣一面，击得数声响亮。骆勋看了一会，全然不晓得这是班甚么人，问道：“世兄，此班是甚么名堂？”任大爷道：“世弟，此乃山东所做，名叫‘把戏’，南边亦曾见过否？”骆宏勋答应道：“弟倒未曾见过。”任大爷吩咐余千：“将那班人传来，就问他所会何样把戏。”余千闻命，下了亭子来，高声大叫：“那鸣锣的老人家，这里来，我家大爷叫你哩！”花老夫妻闻言，急忙走过前来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大叔叫俺，想必要玩把戏了。”余千道：“正是。我且问你，把戏共有多少套数？每套要银多少？”那老人答道：“大叔，我们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外有软索、卖赛，共有二十套。每套纹银二两，若要做完，共银四十两整。若要单摘卖赛、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，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？”余千道：“你且在此少停，待我禀上大爷，再来对你讲。”余千说罢，上了亭子，对任大爷说道：“小的方才问他，他有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走马卖